



一舉成名的《放星的人》

1982年秋，在美國愛荷華訪問管管，當時我還沒有正式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我正式參加IWP是翌年1983年秋。

1982年那次是我與上司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滋的短暫探訪。IWP主任聶華苓為我們安排住宿，我有機會與管管及其夫人台灣小說家袁瓊瑩等參加IWP是屆作家一起。

我是在5月花公寓——這是IWP所有作家住宿地，對管管進行訪問。

他告訴我，他原籍青島，在那裏度過他的童年和少年。他對故鄉青島記憶猶新，少年的他被國民黨抓壯丁去當兵，1949年跟國民黨軍隊撤退台灣。

之前他在青島念了兩年私塾，很喜歡讀《千家詩》，還有他父親手抄本的《古文觀止》，大量涉獵了武俠小說，包括王度盧、還珠楼主的插圖本及中國的「老武俠」，如《征東征西》、《薛雷掃北》、《濟公傳》、《封神榜》等。

到了台灣後，他讀了不少台灣詩人的詩，如余光中、朱天文、覃子豪的。他說：「這些人的詩那時候在《中央日報》發表。後來他們也在《聯合報》上發表詩作，還有雜誌，我就從這抄詩，從報上抄詩，從雜誌上抄詩，然

後就買詩集新詩集看，也看老東西，如《紅樓夢》、《三國志》、《水滸傳》。」

管管的處女詩作《放星的人》，是刊登在《藍星》詩刊上，令他一舉成名。

《藍星》詩刊是台灣三大詩刊之一，其餘二本是《現代》詩刊、《創世紀》詩刊。

《放星的人》不長，全詩如下：

吾們坐在橋上/看水/看夜/看宇宙間星球與星球款擺着/他們投下淡淡的影/就像燈垂在河裏的頭髮/吾是一個放星的人

表妹說/像這樣下去/總有一天吾們要闖龍的/那時風會割斷了牽引的線/星們便跳傘了/那時吾該呆在那個星上/表妹該呆在那個星上

吾說/吾是愛飛的/卻把吾放置在地球上的現代/辨別着禮貌與野蠻的色調/以及哭與笑的音樂性/吾不禁要來一次現代式的哭泣

吾想別個星球上不會這樣吧/所以吾總想飛/總想飛

他寫這首詩時，在金門服役，遇到台灣前輩詩人阮囊，「提點他寫詩」。

管管在這首詩建立了個人風格，他曾一再強調，他要找自己的路。

這首詩像他其他作品一樣，很有想像空間，在表現手法上屬於現代詩，管管匪夷所思的想像空間，在這首詩表現無遺。

(《說台灣詩人管管》，之四，完)

悄然離去

上星期的某一天，在我的一個好朋友群組中，看到老友鄧一鳴老師的女兒發了一段通告，向群組中宣佈父親在日本離世的消息！我們驚聞噩耗，友儕均非常傷痛難過。

鄧老師因為想念在日本的女兒孫子，雖然疫情未止，但為了見他們，他仍然飛過去，隔離也無阻他要見他們的決心！所有朋友都是他到了那邊才知道的，見他在微信回覆我時那開心的樣子，我們都安心了，而婆媽的我還天天在微信中互相問好，還期待他何時回來包上海雲吞吃，那是他的拿手美食，也是我的至愛。誰不知忽然之間收到的訊息是他急病去世，且已經舉行送別，明面上星期才通過訊息，怎會一下子灰飛煙滅！濃眉大眼充滿正氣的老師，何以突然在人世間消失！誰無情地把他悄然帶走？

鄧老師在我記憶中是電影人，我年輕時候便見過他，感覺只是那些父親的同事同行，近年重遇是在茶葉教授葉蕙民的大聚會中，葉教授在香港的日子，常常呼朋喚友，幾乎每天都有聚會，而眾多朋友之中，我跟鄧老師特別投緣，儘管他的歲數大不了我多少，卻因為他在電影圈的能力，其實我們共聚的日子也只是閒聊，沒有特別了解他的故事。只知道他一直在做大製片，工作擔子不輕，黑暴前疫症前仍返內地參與電影拍攝。



●葉蕙民教授、羅蘭姐與鄧一鳴老師(右)合照！

作者供圖

蛀牙憂患

同事孩子常常蛀牙，幾歲已蛀幾隻，她說也不是常常吃糖，又不是沒有刷牙，也不知道為何這樣。

然後精彩的討論便發生了，其他同事分享自己小時候如何不刷牙，但一直也沒有蛀牙。有些人覺得是體質問題，又有一個人說自己很乾淨，刷到牙肉都流血了，還是每幾年都出現蛀牙，近年還要杜牙根。

又有一次天天用牙線，但始終都會蛀牙。我這種則害怕牙線刮到牙肉，只用最簡單的牙刷刷牙的，反而沒有什麼口腔問題。算不算好運？

所謂的體質，就是天生的不公平，無論你後天多努力保養，或嚴守紀律，就是會生病。一些人不太會養生，但不易病。而所謂先天的體質，多由腎臟而來。腎為先天之本，亦正正與牙齒問題有關。腎主骨，而齒為骨之餘，腎好不好與牙齒直接有關。

自然療法及中醫常常叫人不要亂拔牙，尤其是智慧齒，它們生出來的位置不好，也是腎氣不好之果，應當針對腎不好的問題。若拔了，會傷腎氣。不少人說過拔智慧齒之後，突然覺得身體差了，起初以為是麻醉藥副作用，慢慢覺得是傷了身，也是不能逆轉的。

說回孩子的蛀牙問題，若留意到飲食和刷牙也不算差，仍有蛀牙，不妨去調理一下。現代人休息不足，飲食亦有大量添加劑，很多媽媽本身體質也欠佳，孩子自然不太健康。亦曾有一位媽媽說孩子本身多病，多服西藥，然後身體也差了，牙也變得脆弱，就是化學藥物傷到腎，蛀牙只是一種反應。

記得讀過資料，掘出來的原始人都有完好牙齒，沒有因為沒牙膏、沒牙刷而全蛀掉。清潔固然重要，但若不是清潔問題而常常蛀牙，不妨想想，去找出真正的原因。

姚珏雅音
姚珏

文藝之都 夢想之城

對於內地和海外朋友，說到香港，一定會想到香港電影、流行音樂，以及時尚、文化、藝術的很多盛事。曾幾何時，香港粵語歌曲風靡華人世界，影視劇中的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上海灘》、《滄海一笑》都成為經典。當年有人認為香港重功利不重文化，把香港標籤為「文化沙漠」，但顯然這種說法只能付諸笑談。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充分肯定了香港長期以來中西文化藝術交流薈萃、融合發展的特殊地位。

我個人的意見，香港的藝術發展需要清晰的目標和政策，政策的設定和標準必須清晰，因為做事總得循序漸進，主次分明。另外文藝創作最終還是要靠作品說話。我參加全國兩會時曾經親耳聽到習近平主席談文藝創作。他曾經說過：「沒有優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熱鬧、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過眼煙雲。」他說：「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美學精神。」香港應該明確支持作品創作，每年重點支持幾部世界級的作品誕生，要在文化上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通過香港的自身優勢，在中西融合的基礎上，為中華文化海外的傳播貢獻作用。

過去，香港向海內外推廣用過「動感之都」、「智慧城市」、「亞洲國際都會」等提法。我希望未來香港能夠真正成為傳播中華傳統精神、促進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創新、成就未來人類和諧夢想的「文藝之都、夢想之城」。

當然，提出革新思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未來的新機制如何有效運轉，如何使

水遇留痕
少爺兵

《領航》帶出思國情懷

一首名為《領航》的歌曲，歌詞裏有著華人在異國他鄉思國情懷的氣息；在這首歌的MV中，筆者發現了作曲填詞者陳秋霞（香港樂壇前著名女歌星）的名字，雖然筆者在傳媒圈工作時，陳秋霞已隨丈夫定居於馬來西亞，不過陳秋霞早已聲名在外，是深得東南亞地區不少歌迷讚賞的香港女歌星，亦有娛樂記者指年前見過陳秋霞本尊，風采依然。

也許有人會問：「《領航》這首歌的由來？」陳秋霞說：「這首歌是為了慶祝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成立一百周年所創作的主題曲，主要是訴說在百多年前，從中國到馬來西亞的華人艱辛的經歷，希望歌曲能得到傳頌，讓更多人了解到華人所作出的建設和貢獻，而且先輩南來的刻苦及創業精神，正可作為年輕一代的學習榜樣。」

而《領航》的主唱則是馬來西亞歌手彭進成，他更負責音樂監製的工作：「商會的會員以商家和專業人士為主，陳秋霞想找一把好聲音帶領眾人演唱，而我正符合這個條件，再加上青商團合力參與，可以將合唱部分的雄壯氣勢帶到最高點。」陳秋霞則參與唱和音，因覺得這是群體合作，只做好本分，不想太過突出表現自己。由於，《領航》這歌曲的成績及反應不俗，尤其得到不少華人企業家的支持，準備在明年3月份舉辦為《領航杯》大合唱比賽，現已有多間中學合唱團報名參賽。

離開香港樂壇多年的陳秋霞表示，以前香港樂壇百花齊放，音樂人可以作多方面的嘗試，專注創作不同曲風的經典歌曲，而現代人生活腳步愈來愈快，好像沒太多耐性去讓自己細品賞音樂，網絡雖提供更多平台予音樂創作人發揮，卻未必可以令歌曲持久耐聽。



若荷

神秘的檳榔谷

到海南旅遊的人多，景點也多，儘管時間安排得緊湊，仍然一不小心就將下一個景點錯過，趕不上入園遊覽的時間。就比如那天，我是一路小跑着走遍「天涯海角」，匆匆拍了幾張照片，這才和家人驅車駛向檳榔谷，趕往這個被稱作海南民族文化「活化石」的神秘之地。

漸漸發現那些沿途的椰樹，不知不覺被一種更為挺拔的樹木所替代，這種樹有明顯的環狀葉痕，葉簇生於莖頂，就像椰樹的孿生姐妹。問賣椰子的老人，告知這就是檳榔樹。海南火熱的7月，紅紅的三角梅、鳳凰花一樹樹怒放，到處是亂紅飛動的倩影，走在路上，不知哪朵就撞進行人的眼眸。而檳榔樹卻不同，它像樹中君子一樣在你面前謙遜低調、溫潤如玉。

檳榔谷，因其兩邊層巒疊嶂，中間一條延綿數公里的檳榔谷地而得名，位於保亭縣與三亞市交界的甘什嶺自然保護區境內，是著名的黎苗文化旅遊區，面積約5,000畝。走進檳榔谷，就等於走進了古木參天藤蔓交織的熱帶雨林中。景區有非遺村、甘什黎村、雨林苗寨、田野黎家等景點，還有「檳榔·古韻」大型實景舞台劇演出。

檳榔谷的大門極具特色。門牌上方正中是黎族敬仰的萬能之神大力神，它的寓意是力量與勇敢。大力神下面是一座船形屋造型，大門兩側是苗族的牛圖騰。這個視牛為吉祥物的民族，用本民族圖騰崇拜和表現的方式，紀念牛在人類「刀耕火種」的生產過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僅看這道門，就讓人感覺到黎苗民族文化的原始厚重。

船形屋是黎族較為古老的民居，其頂部外形呈拱形，內為多邊形，用料是木條、竹子、藤條、麻樹皮和黃泥等，遠看猶如一艘倒扣的小船。相傳是為紀念祖先曾經坐船渡海駐紮在此而獨創的一種建築。在遠古時代，黎族祖先為了尋找一個安身所在，不遠萬里來到這荒無人煙的地方，仿照船的樣子用樹皮、竹子、泥巴建起棲身的房屋。他們以狩獵、射魚為生，娶妻生子，形成村寨，在時間的日月輪迴中，發揮着黎族人的聰明和智慧。

遊覽區共分為三大區，甘什黎村、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村、雨林苗寨。遊覽過程中，觀賞了大型原生態黎苗文化實景演出《檳榔·古韻》等7個部分，它保存着最原始、最淳樸的黎族文化風情，有拉龜、射箭、盪鞦韆、攀藤摘花、挑山欄過河等競技項目，還有鼻簫、椰鳥、吹樹葉、唱歌、竹竿舞的娛樂表演，再現了黎族節日歡快的場景，讓人按捺不住一試身手的念頭。

這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多形態，集觀光遊覽、文化展示、民俗體驗、休閒娛樂為一體的少數民族旅遊景區，通過部落風情和實景演出，讓人們了解了海南少數民族的原生態文化。甘什黎村所展示的圖騰、船形屋、穀倉、陶藝、釀酒坊及古樂表演，將黎族部落的原始生活方式加以活靈活現地還原，從而印證了海南民族文化「活化石」的說法。奇怪的是，儘管遊客爆滿，景區裏卻沒有人群擁擠的現象，三三兩兩的遊客從各個村寨裏進出，錯肩的剎那，彷彿都是村寨裏的常客。只有登上觀光車的時候，這才發現竟然有那麼多陌生人與你並排而坐，說着流利的普通話和家鄉方言。

狹窄的山道陡峭而又驚險，觀光車載滿遊客，從前一站駛到後一站，在陡峭的山谷間環繞。檳榔谷的村寨是安靜的，古老的船形屋向你敞開，時間在這裏定格。一榦木橋從寨子穿過，身着藍衣、筒裙、黑色布鞋的女孩在上面憑欄眺望，只一瞥，那種自然純樸的神態便從骨子裏流露出來，那是一種少數民族女孩特有的氣質。

跟着當地年輕的導遊，在長長的木廊下穿梭，無紡館、麻紡館、棉紡館、龍焙館，古老的蘭花小木屋和黎苗風味美食街，層層疊疊的山寨展示出它們特有的風采。在這裏，你尋訪的不僅是船形屋、打柴舞、鑽木取火、竹木器樂、原始製陶技術，還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亟需保護的黎族紡染織繡技術。走進龍被館，華麗的展廳裏展示了黎族紡染織繡而成的民族服飾和織錦，以及被視為織錦中的珍品的龍被。

十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這裏得到傳承和實地演示，傳統黎族紡染織繡的展區裏，幾位阿婆一邊演示一邊和同伴們聊天。她們頭戴本民族簡單的頭飾，藍布衣褲，席

地而坐，每人操控一架看去十分簡陋的踞織機。這是一種最古老、最簡單的織布工具，織布時用腳踩住織機經線棍子的兩端，雙手掌控着經緯兩線的拉動，依靠簡單的工具和靈巧的雙手，勤勞的黎族婦女們就這樣一絲一絲地，把野生棉織成一塊塊靚麗的錦織。

檳榔谷的樹幾乎都是墨綠色，亞熱帶氣候給了它們優良的生存條件，使它們水脈充足，生機勃勃。高大的榕樹氣根垂地，像樹公公的鬍鬚。它們不僅生長在山上，也潛身於山寨，與屋外的石牆、台階相互糾纏。海南星科海芋是檳榔谷多見的植物，它葉子寬闊，綠如翡翠，簇擁生長在竹籬前、院落裏，給人帶來熱帶風光的氣氛。

《本草綱目》上說，賓與郎皆指貴客之稱謂，以其果實而從木，即為檳榔。檳榔傳入中華大地，在海南生根發芽，已有千年之久。關於「檳榔」，當地還有一個神話傳說。相傳炎帝有個女兒叫賓，她在最美的年紀與一位英俊的年輕人相愛，不想年輕人卻在同妖魔相鬥的時候不幸身亡，葬於崑崙石下，化成一株檳榔樹，結出青青的果實，賓將果實收藏於茶包帶在身上，發誓生生世世相隨，永不背叛。因此檳榔又被視為愛情樹。黎族人身處海南檳榔盛產之地，漸漸養成了咀嚼檳榔的習慣。無論是在勞動中還是休閒時，黎族人時刻都咀嚼着檳榔，用以消疲解乏。他們在自家女孩出生後，會在門前種一棵檳榔樹，等到女兒婚嫁時隨同女兒移到男方家裏。在黎族山寨，誰家門前刻着甘工鳥圖案，就象徵這家人家多子多福，吉祥如意；誰家門外掛一串檳榔，就暗示這家的女兒已經有名花主，不必再上門求親。可以說，檳榔伴隨着黎族女人的一生。

由於景區處於甘什嶺自然保護區內，這裏山谷峻峭，兩邊森林繁茂，既有婀娜的自然風光，又兼具當地獨有的特色，站在檳榔谷彎曲的山道上回望，不知誰能在這裏偶遇同行。檳榔是詩意的，檳榔谷是詩意的，它美麗而又多情。檳榔又是黎族人專有的文化符號，據說，在土著的黎族家庭中，沒有檳榔不成禮，沒有檳榔不成俗，沒有檳榔不成婚，小小的「檳榔」在黎族人中發揮着它的重要媒介作用。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新冠時期，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從上周開始，秋天終於無可爭辯地從夏天接過了掌管季節的權杖。

於我而言，便是連續幾日，在市場上買不到合適的西紅柿。面對一向自煮的午餐，站在沒有西紅柿的廚房裏，竟然有些手足無措。在我的烹飪手冊裏，西紅柿是所有菜品的靈魂。有一日，想到冰箱裏沒有西紅柿，甚至直接放棄午餐，結果實多睡了一個半小時。直到溫熱的陽光，停留在枕頭上，才忽然醒了過來。

春困夏乏秋打盹兒。福澤萬物的季節，提醒吃五穀雜糧的身體，是到了該多睡一會兒的時候了。在遵循自然生長的規律下，入了秋，高大壯實的西紅柿秧苗，就開始葉邊捲黃，結在枝杈處的小果子，更像是葡萄串，一嘟嚙，一嘟嚙，只有乒乓球大小，青白的外皮，一看喉嚨就往外泛酸水。不合時宜的西紅柿，就像不合時宜的規則，注定是無法結出成熟的果實。

這裏彷彿藏着一個隱喻。周末去旺角，處處人頭湧湧。稍微在網絡上有點口碑的小館子，門外就有人帶着口罩聊着天排着隊。十字路口的行人過路燈變成綠色，過街的

人群，瞬間就把斑馬線覆蓋得嚴嚴實實。朗豪坊每一層都有人在流連忘返，吃東西，喝東西，試衣服，試鞋子，試包包，閒逛。快兩年沒有外來遊客了，忽略快要長在臉上的口罩，生活的秩序，似乎正在修復到疫情襲來之前的樣子。只是中環還有些寥落。門可羅雀的大牌名店，櫻窗裏的精緻華麗，孤獨冷清的模樣，缺少了煙火的供奉浸潤，像是無人觀賞的時尚大騷。連最喜歡周末聚集在這一帶、載歌載舞的菲傭姐姐，也大幅度地稀疏鬆散。夜色稍稍暗淡了一點，瀰